

伤别离

◎闻吉次仁

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
是孤单
是无助
是不堪一击
每颗心,都有一个秘密
自己走不出来
别人无法进去
我把最深最深悲痛的回忆
放在幸福里微笑
陌生人
请不要问我何去何从
此去何时相聚
把酒与你
一饮而尽
流泪

黄河

◎格德沃·志玛

谁从青藏高原款款而来
流进大海不复还
谁会有这样的毅力
从一滴雨露的汇集
这生命的源头
低调又平静
这头连着青藏高原
那头奔流到太平洋
宛若游龙
惊叹,你呀,黄河
用强壮的力量
汇聚五十六个民族的热情豪迈
赞美,你呀,黄河
用母亲的温暖
哺育中华儿女的日日夜夜
黄河,你是长城的裙带
有飞翔的姿态
有流动的情怀
黄河,承载了多少梦想
中国龙啊,您有
有霄汉的嘶鸣
有强大的臂膀
有风暴的气场
有热情的胸怀
有翩跹的风度
有矫健的身姿
这一路,走来
你亲吻了多少祖国的大地
从餐桌到田间地头
都有黄河喂养的恩情
看呀,你、我、他
都有黄河一样
黄色的皮肤

四季色达 爱在满怀

◎夏加

我的四季如梦
总是玄幻于草原
跟随牦牛的舞步
寻找烟火原始的足记
前面的长路通向远方
停靠在诗行不灭的情理中
于是我久久的瞭望

消失的平线
带走了尘埃中凌乱的烟火
从一层一层的海拔算起
4800米的刻度上
我们没有辜负狂野的胸怀
把广阔的疆域铺成一张纸
抒写一段只关于色达的故事

色曲流淌的声音
伴随着未来祥瑞的飞鸟
河床上飘满的希冀
让青草相伴花儿和淳朴生长
而时光总是见证着成长的脚步
在无数个传统与发展的扉页中
是这一群血脉相连的草原儿女
在金马驰骋过的故乡
注定选择着金色与向阳的无上光荣

爱上色达是从春天开始的
因为春生赋予了色达生命的初始
爱上色达是从夏季开始的
因为夏热赋予了色达鲜活的色彩
爱上色达是从秋天开始的
因为秋殇给予了色达金色的童话
爱上色达也是从冬季开始的
因为冬霜抬起了色达浩瀚的星空

四季的色达也是我们燃烧的岁月
只是,我们忘了时光移动的脚步
把静谧的色达紧握在手上
把神秘的色达硬扛在肩上
久久不放
这是来自岁月的分量无比厚重
这是源于奋斗的荣光未来可期

山上的傍晚总是格外的悠长。待到太阳西下把牛羊赶回圈后，诸如背水、挤奶、打酥油、推手磨、盅麦子、取麦杆等家务总是轮番而至。等到天黑收工于昏暗松光中张罗晚餐再吃过晚餐后，往往已是深夜。那一天，她和阿次终于用过晚餐又待到家人休息后，悄然溜出家门点上火把激动地朝山下赶去。那一夜，他们在月影稀疏、繁星斑斓的山野跳锅庄、对歌卦、讲故事玩得不亦乐乎。

青春篇

◎雍绰

日子没有因为成人礼的举办而立马改头换面，它仍旧以固有的单调、乏味、沉闷和琐碎来来回回地重复着。在这样的重复里，阿妈对亲生母亲的思念一如寒夜钻入氤氲的风，总是悄悄地来，悄悄地从单薄的皮肉渗透到骨髓渗透到心的深处。好在那些无数个孤独的朝朝暮暮里，总有母亲和阿次陪在身边。好在苦涩悠长的童年岁月随着四季更替，正被时间老人哗哗地像剥玉米棒子一样一层一层地被剥去。青春是美好的，无论身在繁华都市或是穷乡僻壤，寄人篱下或是坐拥四方宠爱。青春也是守时的，正如该来的一切都会来，该开的一切都会开，阿妈的青春也就这样如期而临。一如扎森里原野高坡上风过处的荞麦地，一夜间，已是漫山遍野艳丽丽明灿灿的花朵儿。

随着青春的到来，阿妈和阿次比往日更加亲密起来。她们总是有许多聊不完的话题，总是为着某一句很平常的话可以“咯咯”笑到许久，也总是因为某一件很普通的事可以从早暗自快乐到晚。逐渐的，她们不怎么玩抓石子“巧则”的游戏了。也不玩由甲乙双方各排列七个不同命名的石块，再以步数、吐口水、吐石子、用脚背掷石子等作为攻击对方步骤的“打批得批”和猜数字“让巴”，以及根据对方给出的朗朗上口的提示句进行猜物猜事的“卡卦”等游戏了。阿妈受打骂的次数也逐渐减少了。就算偶尔有那么一次，她也尽量忍着不再流泪。什么头上的疤，脸上的伤她更是极力掖着藏着，就算别人提及她也多方掩饰。日子依然繁琐又清苦，随着年龄不断增长，需要劳作的事情越来越多，范围也是越来越广。然而，自小看惯了的她，手脚越发的灵巧，性情也越发的明朗。



岁月。冯光福 摄

吉祥的酥油灯

小说连载 香秘

仇眼

◎嘎子

高空悬着只灰褐的鷓鴣，在寒冷的气流中漂浮着，雾气突然把它吞没，它突然又从雾气里穿了出来。它飞过一座又一座雪山山口时，寒风刮得更猛了，空气里到处是味味味的冰冻声音。它只有奋儿扇动疲惫的双翼，才能抵御寒冷的侵袭。

它顺着强气流飘过一座山头，雾小些了，地面闪烁着刺眼的白光。它感觉到眼心里麦芒刺扎似的痒痛，却依然圆瞪双眼。它看见了雪地上扔下的几条狼尸，有些兴奋地收拢双翅朝下滑去。它看见了地上立着的两个人，还有一头很壮的牛把尖角对准高空。它怕了，旋着圈子，往对面裸露在雪中的山壁飞去。

它在一块尖如牙齿的石头上停下了，耸着毛羽，双眼依然犀利，歪头瞧着地上的两个人。那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一动不动像是树桩。

“头人，牛拉来了。”维色说。帕迦却冷笑了一声，拉过了牛绳。他看着维色的眼神怪怪的，又笑了一声说：“你该为洛尔丹念一段安魂经，他会走得更安稳。”

“他死了？”维色有些震惊，一掌推开帕迦，朝洛尔丹躺的地方跑去。

帕迦嘴唇蠕动，默念着安魂经，把牛朝山坡下拉去。他在圣神庄严的念诵中忘掉了一切，早已听不见维色送来的一声声愤怒之极的喊叫。

维色小心地抱起洛尔丹僵硬的身子，手指指去嘴角上浓稠的血浆。他嗅到了刺鼻的熏香味，这熟悉的味儿使他眼前一片昏暗，腹内像有带刺的东西翻腾搅拌。他抬起头，看着帕迦一摇一晃渐渐远去的背影，舞着拳头喊叫：

“我要杀了你，痼鬼！”他轻轻拖着洛尔丹的尸体，拖到冰川上的一条冰裂缝前。这裂缝像冰板上张开的一个巨口，里面深深的不见底。他伸头看看，里面噙啊噙地响着，像谁在念佛经。这是个佛洞，直通香巴拉吧？他说，把洛尔丹移到裂缝口上，眯上了眼睛，嘴里吐着诵经的声音，眼泪滚落下来了。他抽泣了一声，手抹一把泪水和鼻涕，咬咬牙，把死尸朝裂缝一推，洛尔丹便掉进了那张巨嘴里。

咔嚓嚓一串响声，他的心收紧了，又朝裂缝看着。他真怕那张巨嘴有牙齿，会把洛尔丹兄弟嚼碎。裂缝里仍然是死寂的黑暗。

“兄弟，你就安心地躺在这里吧，野狼和饿鹰都不敢来打扰你了。这里有雪山的山神护佑，你会睡得很安稳。”

他埋头压抑着内心的悲痛，让泪水默默地在指缝里淌着。在抬起头来的那一瞬，他有些呆了，嘴大张着想喊什么却喊不出来。

雪地上赫然扔着一个小小的鹿皮包，那儿根淡黄的毛枯草似的晃动。

他冲过去，捡起来，嗅着上面的味，愤怒变成了一阵狂喜。他举起这个小小鹿皮包，朝对面高峻的雪山头跪了下来，胸脯、额头和全身卧在冰冷的雪地，抬起头来时，脸上一道惨白，一道血红。泪水又飞出了眼眶。

“父亲呀，我终于找到了谋杀你的仇人。我向四周雪野里的神灵和大雪山上的山神起誓，我要用仇人的血来祭奠父亲的冤魂！”

此时，广阔的雪原静如死海，高耸的雪山像一座座用银子塑造的神像。远远处有炊烟飘来，隐隐嗅到烤焦的牛粪味。维色知道，部落就歇在那里。

“痼鬼，你站住！”维色赶上去，对着帕迦的背影吼。

帕迦像没听见似的埋头走路，摇晃的背影扔给维色一个冷漠的笑。维色像受的侮辱似的恨得额头青紫，举起枪咬紧牙齿勾动了扳机。弹丸在帕迦身旁炸了个雪坑，雪粉落满了他的头发和袍襟。帕迦停下来了，瘸腿僵直地在雪地画了个圈子。

“你不想再瘸一条腿，就站住！”

帕迦回头看着维色冒烟的枪筒，脸上依然平静地笑，握住牛绳的手有些颤抖。维色赶上来，抓紧了帕迦的衣襟，又朝上提起来。

“痼鬼，你得给我说个明白。是你杀了我的父亲，还杀了我的洛尔丹兄弟？”帕迦把嘴里的东西嚼了

又嚼，咧嘴笑了，说：“你很聪明。”

“瞧清楚点，你就是用这个鹿皮包里的东西杀的人吧？追魂草的毒一撮撮就能毒死一头牛，只有你东游西荡的驮脚娃才懂得的吧。”

“不是一头，是十头壮牛。不过，你父亲没吃下那么多。对他，那个半瘫的老头，塞牙齿缝那么些就够了。”

帕迦的指头又在维色的胸脯上画着圈子。维色讨厌极了，一拳打开了他肮脏的指头，握住刀柄的手抽出了雪亮的刀。

“你这杀千刀也不解恨的畜牲，你这阴险的小人，你这肮脏的痼鬼！你说说，你为啥要杀我的父亲？他做了一辈子的头人，公平、正直、善良，又信奉菩萨，部落里人人都敬重他。与你也无冤无仇。你为个啥事要杀他？”

维色冲着帕迦的脸大喊大叫。帕迦看着他，平静地笑着，等这性急的小羊崽子喊累了，停下喘气时，才慢吞吞地说：“我说，是你父亲叫我杀了他的，你不会相信。可有些事只有老天才看得明白，我是辩不明白的呀。不过，我向一切护佑阿洼人的神灵起誓，我帕迦没有害人，没有罪。”

维色刀尖指着帕迦的脸，眼泪都快涌了出来，说话也在颤抖。“不，你是想当头人，想用狐骨杖来使唤整个部落的人。你有罪，砍你一千刀都饶恕不了你的罪！”

维色锋利的刀刃在帕迦脸上的胡须上左右刮着，帕迦没有退缩，脚根却深陷进了雪窝。他躲着维色的刀锋，摇摇头叹口气，又冷笑一声，凄苦极了。他说：“啊哈，头人？我想当头人？绊马绳捆住脚根的头人？你以为我帕迦喜欢干吗？我帕迦从小就文驮脚娃的差事，干惯了马帮头子，喜欢野马一样无羁无绊，自由自在的生活。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是自己想死，不过是借了一下我藏着的药。他死了，我们阿洼部落才能在天灾里逃出一条生路。你父亲知道，只有我才知道那条通向香巴拉一样富足漂亮牧场的路。啊呀呀，跟你讲不清楚。我会想法让整个部落的人明白，我帕迦是无罪的。”

维色瞧着这个毫无惧色的痼鬼，刀尖戳在他的胸脯上，沁出了红亮的水珠子。帕迦脸上依然是冷蔑的笑，哈哈气只走唇上的雪粉，说：“你想为父亲报仇的话，就宰了我吧。砍下我的头，掏出我的心脏，我仍然会说，我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我的老头人，对得起阿洼部落的人。我没有罪。”

帕迦牙齿一咬，皱起坚毅的纹路。

维色手软了，他冷笑了一声，收起了刀。抹一把额头上的冷汗，说：“难怪草原上都传你是条狡猾的狐狸。我维色还没蠢到像你一样去犯谋杀头人罪，那可是要受牛马分尸的惩罚的呀！”

“我没有罪。”

“你杀了头人，就对阿洼人犯下了滔天大罪！”

“我相信，无罪的人是受神灵护佑的。”

“你敢不敢油锅摸石？接受神灵的天判？”

“我这双无罪的手，让我在油锅里煎炸都不怕。”

“是要你当着全部落的面接受天判的。不过，你别耍滑头找机会溜掉，瘸了一条腿的老狐狸。”维色有意地摸擦着猎枪冰冷的枪筒。

“你不相信我，就把我的双手绑起来吧。”帕迦把双手递了过去。

“啊？啧啧——，绑你？绑一个头人？你是想让部落里的人都指责我维色犯叛逆罪吧？啊啧啧，你还是按阿洼人的规矩，对着四山的神灵起誓。”

“好吧。”帕迦抽出腰刀，削下一撮头发，手一摊头发飞向了茫茫雪原。他抬脚狠狠朝地上的头发蹭了几下，面向前方的高山起了誓：“我帕迦如果不守诚信，要滑溜掉，浑身上下生满毒疮，痛死痒死！”

“走吧。走吧。”

他俩一前一后，踩着软软的积雪朝山下走去。当雪风又噓着哨音尖啸起来时，立在雪壁上的那只鸛鹰耐不住雪地的诱惑，舞动几下巨翅就扑向了雪空。在高空处停了一会儿，又朝地上快埋进雪地里的狼尸俯冲下去……

（未完待续）